

张謇：民族企业家的楷模

编者按

1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通博物苑考察调研，了解张謇创办实业、发展教育、兴办社会公益事业的情况。学习时报特刊出一组文章，向读者全面介绍我国近代实业家杰出代表张謇兴办民族工业、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的事迹。

兴办实业 救国济民

□ 蒋国宏

鸦片战争后，列强依靠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商品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受到重大打击，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张謇高扬“实业救国”的大旗，成为近代爱国救国的杰出代表。

（一）

张謇对实业的重要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张謇认为，兴办实业是抵御列强侵略、实现救亡图存的重要途径。欲实现国家富强，“舍实业无由也”；治理国家，首务救贫，“救贫之方，首在塞漏。……洋纱故中国漏卮大宗”；所以他主张兴办实业，利用通海地区盛产之优质棉花进行生产，以抵制洋纱内灌，稳固中国利源。张謇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具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和经世致用的实干作风。他关心民瘼，同情百姓疾苦，认为在当时能造福苍生的最佳办法便是兴办实业。

（二）

张謇眼中的实业内容丰富，“赅农工商之名，义兼本末”，即包括农工商各业，其中有采用新体制和方法的制盐业，有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的沿海渔业，有纺织、制铁以及航运、银行等新业态，也有过去不受重视的末业商业。他认为工商业和农业都非常重要，各有不可替代之功能。其中，农是立国自强之本，工是富民强国之本，商是当务之急。

张謇强调工商业的极端重要性，“无工商则农困蹙”，而且在救亡图存成为当时时代主旋律、向工业社会转变成为世界潮流的情况下发展工商业显得尤为重要，环球“未有不致力于工而能国者”。工业能“转换生熟之货，沟通农商之邮”，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国民经济中不可低估的一大产业。通过工业对农产品等进行加工，可提高其附加值，因此“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而



王倚海/摄

且，中国人口众多，农业落后，“若仅恃农业一端断难养赡。以后日困日蹙，仍何所底止？”另外，不发展工业也“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张謇对商业也很重视。因为“不商则农无输产之功”。他按照治水从下游始的逻辑，主张发展商业，搞活流通、繁荣市场，以促进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张謇还认识到商务在反侵略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商务胜利、交涉得手，国势自振”。

张謇亦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首先，农业是人类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必稼穡兴而后衣食足”。其次，农业为工业提供生产所需的原料，农业不发展，“农产品不有增殖之，则工商业之发展永无可望”。再次，农业是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第一道程序，是商品生产和流通过程的起点，“农不生则工无所作，工不作则商无所鬻”。最后，作为当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农业如不发展，国家就不能独立和富强。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张謇所说的农业是包括农、林、牧、渔在内的广义上的农业，而不仅是种植业，甚至是采用西方经营方式和现代科技的“大农”。

在实业中，张謇最重棉、铁，因此倡导“棉铁主义”。棉包括植棉

以及其下游产业纺纱和织布，铁则是指采矿和冶炼。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纺织和钢铁地位特殊，“可以操经济界之全权”。另一方面，棉织物和钢铁是外国输入价值最大的两项商品，因此，我国实业“当从至柔至刚之两物质，为应共同注意发挥之事”。他坚信“至柔惟棉，至刚惟铁，神明用之，外交内治裕如”。

（三）

1894年，张謇在会试中一举夺魁，成为状元，获授翰林院修撰。不久因父丧而回通守制。张謇一方面希望通过兴办实业以救国济民，另一方面不满于宋儒的“尽是说而不做”，决心要“力矫其弊，为书生争气”。1895年秋，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决定“为中国大计而贬”，接受张之洞“总理通州商务”的任务，抛弃仕宦前途，去从事时俗所轻而又充满艰辛的工商活动。1899年，在经历重重挫折后，大生纱厂终于在唐闸投产，第二年即获丰利。1904年张謇创办了大生分厂（二厂），1915年创办了大生三厂，1921年又创办了大生八厂。

考虑到“各国未有纺织而自营植棉者非上策”，为了能获得优质可靠的原料，张謇在大生一厂站稳脚

跟后，即于1901年着手创办通海垦牧公司。这是我国第一个按招股集资方式组成的农业公司。历经10年努力，在克服了自然和人力方面的重重阻力后，终获成功，昔日“弥亘极望，仰惟苍天白云，俯有海潮往来而已”的荒滩，变成了“栖人有屋，待客有堂，储屋有仓，种蔬有圃，佃有庐舍，商有廛市，行有涂梁”的新家园。此后，张謇兄弟相继成立大有晋、大豫、大丰、华成等盐垦公司。在张謇的示范和影响下，20世纪初，在淮南出现了废灶兴垦、发展棉花生产的高潮。为了改善盐民的生活，同时腾出沿海草滩以广植棉花，为棉纱工厂提供充足的原料，张謇还创办了吕四同仁泰盐业公司，进行盐业改革。

为运输原料、机器物料以及产品的需要，张謇建立了经营内河航运的大达小轮公司（大达内河轮船公司），经营码头业务和长江航运的大生轮船公司和通州、上海大达轮步公司，经营长江木帆船运输的达通航运业转运公司，经营过载和内河木船运输的大中通公司，还疏浚运河，修建船闸，设立管理运河和船闸的泽生水利、船闸公司，形成了以（南）通州为枢纽的水上交通运输体系。因感机械工业的重要，张謇创办了资生冶厂和铁厂，自行修理、制造机器设备，以适应大生系统各企业的需要。为对纱厂剩余的棉籽进行综合利用，张謇创办了广生油厂、大隆皂厂，还创办了经营缫丝、染织业务的阜生蚕桑染织公司。此外，还利用纱厂多余的动力创办了大兴面厂（复新面粉公司）以及颐生酿造公司、颐生罐沽公司、大昌纸厂、翰墨林印书局、懋生房地产公司等；成立了为大众服务的南通大聪电话公司、通明电气公司、通燧火柴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企业。

经过30年努力，张謇构建了以大生纱厂为核心，涉及纺织、盐垦、渔业、冶金、电力、水利、交通、运输、商业、金融、房地产、外贸的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经济联合体，成为清末民初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集团之一。

甲午战争之后，《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相继签订，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时，张謇明确提出“中国之不振，是民智不开，公理不明之故”，“开明智，明公理，舍教育何由？”因此，张謇以南通为样板，构建了从幼儿园到大学完整的教育体系。从1902年创办我国第一所通州师范学校起，在短短的20多年中，张謇创办和参与建设的各级各类学校及教育机构多达370所。

坚持“师范为教育之母”的思想。张謇从“实业、教育”救国思想出发，认为普及小学教育可以启迪民智，提高全民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而为了普及小学教育，张謇把师范教育列于普通教育之首。同时，针对当时清政府仓促兴办高等学堂收效甚微，忽视师范教育、普通教育的弊端，他认为，“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因此，张謇在兴学之初，就将师范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赋予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1902年利用创办大生纱厂的盈余，投资十多万元，建立了全国第一所私立师范学校——通州师范学校，开启了我现代教育之先河。而后，他又创办了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后又陆续办起了乡村师范、盲哑师范传习所等。新式师范学校的创立，不仅使我国教育教学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而且使近代中国教育真正兴学成为可能。

推进“教育与实业迭相为用”的职业教育。张謇把职业教育与实业发展、地方建设紧紧联系在一起，根据南通地区的生产特点和社会文化发展需要，设立了广泛的职业教育体系。南通盛产棉花，为了改良棉种，促进农业技术的提高，他先创办了农学堂，后又发展成为农校。为开办地方银行和发展商业的需要，先后创办了“银行专修学校”和“甲种商业学校”。为充实市民文化生活，他又耗费巨资创办了伶工学社和更俗剧场。至1920年，张謇共创办了职业学校20余所，在南通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综合型的职业教育体系。他还在1917年与黄炎培、蔡元培等人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思想。

推广以大众教育为目的的社会文化教育。张謇在大力提倡师范、中小学、职业教育的同时，也十分注重通俗的社会教育，希望借此提高大众的道德和常识，以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首先，建立博物馆、图书馆，以辅助学校教育。1904年，张謇在南通濠河南边购地2.33万平方米，创建南通博物苑，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南通校外教育、社会教育的重要场所。其次，建立公共体育场所。他认为，强国

开启民智 教育救国

□ 崔新进

必先强身，体育教育为现今之急务。张謇把体育、军事训练和其他各科并重，开开设教，捐资兴建了南通最早的体育场——第一公共体育场，运动项目设有网球、篮球、秋千、木马、滑台、高梯等，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普及，增强了人民体质。

提倡“艰苦自立、忠实不欺”的学风。张謇在通州师范学校建校时，题词是“艰苦自立、忠实不欺”；南通大学纺织科建立时，题词为“忠实不欺、力求精进”；南通商业学校建立时，题词是“忠信持之以诚、勤俭行之以恕”。张謇认为，教师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才能给学生作出表率。因此，他聘请了像王国维、罗振玉这样博学的大师来南通任教。对于学生，他鼓励要志存高远，但要脚踏实地地去学，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不仅要扩大知识面，更要博览群书，要做到“博学审问、慎思明辨”。

以仁爱之心推进慈善教育。张謇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盲哑学校，以知识学习和技能培养相结合，造就学生独立自强的生存能力。张謇的目的不仅只是创办一所盲哑学校，而是重在“人人能受教育以自养，则人人能自治”。张謇认为，只有对残疾人也进行教育，才能真正达到普及教育的目的。纵观张謇一生创办过育婴堂、养老院、栖留所等慈善机构，对社会中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婴、乞丐等抚养照顾的同时，总是想方设法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培养他们的生活能力和自强自立的信心。

安贫乐道 独立自主

□ 陈 亮

张謇在69岁高龄时，将7位古人诫子名言，编辑以《家诫》。张謇恭恭敬敬地用正楷书写，镌刻在石屏上，立于庭院。石质屏风形状规则，两面镌刻文字，正面是《倚锦楼石屏铭》，介绍石屏的来历和品性，背面刻着《家诫》。石屏颜色纯白，张謇以石寄托，希望子孙的品格如同这块石头一样纯洁无瑕。《家诫》篇幅不长：

我之爱子孙，犹之古人也；爱之而欲勉之以进德而继业，亦犹古人也。与其述己意，毋宁述古人。乃撮古诫子语，书庭之屏，俾出入寓目而加省。若先世言行之足资师法者，自有《述训》在。

董生有云：“吊者在门，贺者在间。”言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贺者在门，吊者在间。”言受福则骄傲，骄傲则祸至，故吊随而来。——汉·刘向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恒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三国·诸葛亮

言思乃出，行详乃动，皆用情实道理，速斯致矣。——魏·王修

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尚为人师；若能保书，终不为小人。谚曰：“积财千万，无过读书。”——隋·颜之推

凡门地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

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妒。懿行实才，人未信之；少有疵累，人皆揆之。——唐·柳玟

立心以忠信不欺为主本，行己以端庄清静见操执，临事以明敏果断辨是非。——宋·胡安国

勿妄与人接。只是勤俭，循之而上，有无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宋·朱熹

饱读诗书的张謇在人生暮年精心挑选辑录了这些名人名句，与其说是他一生智慧的结晶，不如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读书人的滋养。这些名句包含了修身、治学、做事、为人、交友等人生修为的要求和立身之本，修身应谨言慎行，俭以养德；治学应宁静致远，甘于澹泊；做事应明辨是非，踏踏实实；为人应忠信笃实，谦逊内敛；交友应良师益友，远离小人。

张孝若是张謇在46岁高龄时得到的独生爱子，无论多么繁忙，张謇都极其重视对张孝若的家庭教育。他的

家庭教育思想与其家风家训理念高度契合，一脉相承。他希望将张孝若培养成栋梁之材，“以承父志”。张謇在给儿子的大量题诗、书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希望。

“仁孝悌、博爱大众”的品德要求。在家庭教育中，张謇尤其重视对德行的培养。他给张孝若的125篇家书中，有近30篇是谈品德修养的，时时可见加强道德修养的经典名言。

张謇对青少年时期的张孝若，就明确要求：“对教师须温敬；对同学须谨谦”。至于时代剧变带来的“世道日趋于乱”的现状，张謇告诫儿子“世变未知所届，唯守正而处中者，可以不随不激”。

张謇在对儿子的教育上，自小就要求勤劳，要求自己能做的事情自己做。张孝若读小学时，请人代写给父亲的信，张謇得知后回信道：“几能成亲的，须自己做。切勿习懒，记得儿五六岁时吃饭拿箸皆要自己做，别人做则骂，可见儿本性是勤，现在寄父这讯，尚托人写，是渐渐向懒，此大病也，儿须痛改！”一个“痛”字足见要

求之严格。

张謇把张孝若品德的养成作为家庭教育的头等大事，通过家书、题诗等多种途径来规范张孝若的言行。他用传统儒家思想来要求张孝若做好一个仁爱孝悌的普通人，但又要肩负社会的责任，做到博爱大众。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修身要求。张謇在《家诫》碑中引用名人名录，要求子孙后代加强修身。他强调“凡学之道，以静为轨”。“勤学须有恒，不可或作或辍”。张謇创办实业所得不为私利，而尽数用于有益于社会和民众之事。他常教导张孝若：“该用者，为大众用者，虽千万，不足惜；自用者，消耗者，一文钱也须考虑，也须节省。”张謇儿媳陈石云曾说：“翁起居不求适意，饮食不求丰美……用钱于公益教育，虽千万不介意；不当用，虽寸钉断铁亦所爱惜。平时教人必勤俭刻苦。”而张謇正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后代去修身齐家。

“诚实守信、廉洁奉公”的实践要求。诚实守信是张謇创办实业，克服



图为《家诫》石屏 南通博物苑提供

困难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他创办大生纱厂时，资金周转十分困难，但给股东的官利却分文不少，从不拖欠。张謇规定必须用最优质的棉花纺出最优质的纱，如果有人马虎或者掺假，他一定重罚不饶，绝不准以次充好。大生纱厂出品的“魁星牌”棉纱是当时全中国最好的棉纱之一。

他教育张孝若：“几经今年之阅历，当悟人生信用，做事作人一二而一，若人格无亏，则事即艰厄，不至失败，即失败而非堕落。反是则事败而人随之矣。”张謇认为不追求奢侈腐化的生活，才不至于走向邪路，迷失自我。才能按自己的原则办事，不受他人牵制。

在张謇的悉心培养下，成年后的

张孝若真正做到了诚实守信、廉洁奉公、洁身自好。张孝若曾经说过：“我虽接近政权几年，但从无不正当的结合，或不可告人的隐事，金钱界限，毫不含混，清白自持，力保人格。”

张謇去世后，张孝若继承父志，承担起经营建设南通大业，一心为救国救民办实事，不惜以当时自家应得的红利和私蓄补平父亲张謇为地方所建企事业的经济积欠，为南通诸多企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张謇的家训对其子孙后代影响深远。张孝若在他所写的父亲传记中将《家诫》的主旨概括为8个字，即“安贫乐道、独立自主”。这或许是张謇的后辈对其悉心经营的家诫家训最好的注脚。